

菲茨杰拉德作品全集 6 吴建国 主编

All the Sad Young Men

所有悲伤的年轻人

〔美〕F. S. 菲茨杰拉德 著

何绍斌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所有悲伤的年轻人

〔美〕F.S. 菲茨杰拉德 著 吴建国 主编 何绍斌 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F. S. Fitzgerald
All the Sad Young Me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所有悲伤的年轻人/(美)F.S.菲茨杰拉德著;吴建国主编;何绍斌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菲茨杰拉德作品全集)

ISBN 978-7-02-012852-5

I. ①所… II. ①F… ②吴… ③何… III. ①短篇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9705 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邱小群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莱芜市圣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1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852-5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菲茨杰拉德



刚学会走路的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一家



菲茨杰拉德与妻子泽尔达



罗丝·欧尼尔为《宝宝聚会》画的插画；父亲的形象很像菲氏。这篇短篇小说后来被收录到菲氏第三部短篇小说集《所有悲伤的年轻人》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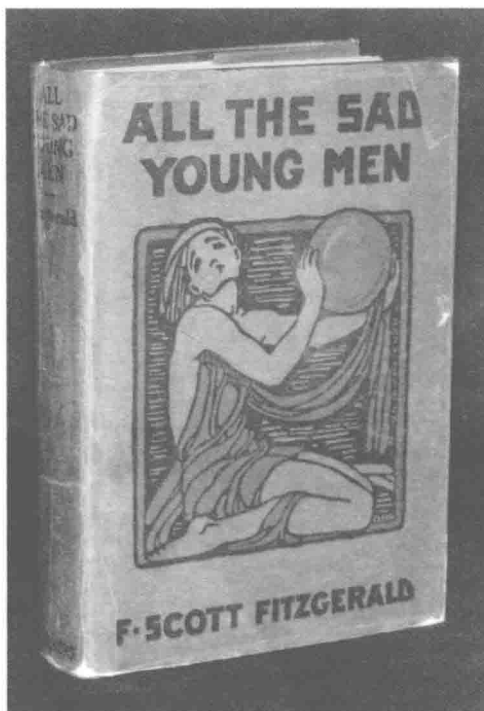
ALL
THE SAD
YOUNG
MEN
by
Fitzgerald

ALL THE SAD YOUNG MEN



F. SCOTT FITZGERALD

SCRIBNER'S



《所有悲伤的年轻人》
初版护封

克里昂为《所有悲伤的年轻人》初版设计的封面（1926）

F.S.Fitzgerald

ALL THE SAD YOUNG MEN

F. Scott Fitzgerald

对经典的呼唤

——《菲茨杰拉德作品全集》总序

一 引言

“经典”(canon)一词,源自希腊文 kanon,原为用于丈量的芦苇秆,后来其意义延伸,表示尺度,并逐渐演化为专指经书、典籍和律法的术语。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典开始进入文学、绘画、音乐等范畴,成为所有重要的著作和文艺作品的指称。如今人们所说的文学经典,一般指得到读者大众和批评家公认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文学经典的形成 (canonization),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对文学原理以及史诗和悲剧的界定。由于文学经典边界模糊,不确定因素颇多,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断有新的优秀作家和作品纳入其中,已被认定为经典的作家和作品则永远会受到时代的挑战,有些会逐渐销声匿迹,有些则会被重新发现并正名为经典。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在文化多元化的氛围下,人们对文学经典和对“入典”标准的质疑,已

成为批评界热衷讨论的重要话题。事实上,文学经典的形成往往会经历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会受到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文化模式、读者情感诉求等诸多因素的介入和影响,“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能否真正成为经典,需要经历起码一个世纪的时间考验”^①。美国小说家 F.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 1896—1940)的批评接受史,便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界说。

“在美国现代小说家中,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是排在福克纳和海明威之后的第三号人物。”^②然而大半个世纪以来,菲茨杰拉德的文学声誉却经历了一个从当初蜚声文坛,到渐趋湮没,到东山再起,直至走向巅峰的演变过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文坛掀起的“菲茨杰拉德复兴”(Fitzgerald Revival),终于将他稳稳推上了经典作家的高位。他的长篇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 1920)、《漂亮冤家》(*The Beautiful and Damned*, 1922)、《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1925)、《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 1934)和《末代大亨》(*The Last Tycoon*, 1941),以及他的四部短篇小说集:《新潮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 1920)、《爵士乐时代的故事》(*Tales of the Jazz Age*, 1922)、《所有悲伤的年轻人》(*All the Sad Young Men*, 1926)和《清晨起床号》(*Taps at Reveille*, 1935),已被列入文学经典之列。如今,人们已不再怀疑,菲茨杰拉德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坛上的一位杰出的社会编年史家和文学艺术家。

① 转引自《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页。

② 董衡巽语,引自《菲茨杰拉德研究·序》,吴建国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回望菲茨杰拉德在我国的批评接受史的发展走向，我们不难看出，这位在美国极负盛名的小说家，在我国却经历了一个从全盘否定，到谨慎接受，再到充分肯定的曲折过程，这其中所包含的诸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反思，从中找出经验或教训，供后人记取。

二 被“误读、曲解”的一代文豪

如果我们以美国文学评论家 M. H. 艾布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即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及其所构成的关系作为参照，来考量文学作品的接受状况，即可看出，实用主义文学观在中外文学史上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实用主义文学观强调的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效用关系，即作品应当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从事某种事情的工具，并以作品能否达到既定目的作为判断其价值的标准，即所谓文学的功能应当是“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欢，才能符合众望”^①。各文化群体对外族文学作品的取舍和译介也概莫能外。

我国对美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已有百年历史。自“五四运动”以降，尤其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有不少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杰克·伦敦、德莱塞、马尔兹、萨洛扬、刘易斯、海明威、斯坦贝克等作家，都是我国读者较熟悉的名字，他们的作品曾对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民族救亡斗争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菲茨杰拉德

^①《诗学·诗艺》，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著，杨周翰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55页。

却一直未能引起我国学人的注意，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也未能在我国找到合适的市场。从总体上说，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在我国几乎没有译介，这位作家的名字在我国读者中较为陌生。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刚刚摆脱了连年战祸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建设、重整社会秩序是这一年代的主基调，对美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则相对较为迟缓。但是，在不少有识之士的努力下，我国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在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仍取得过突破性的成绩。然而受当时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历史条件的制约，菲茨杰拉德在中国受到的依旧还是冷遇。虽有不少通晓美国文学的专家、教授开始关注这位作家，但尚无评介文章出现，他的作品也没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被称为“下流的坏书”。著名学者巫宁坤由于将他从美国带回中国的英文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借给学生，竟受到了严厉批判，并背上“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近三十年。菲茨杰拉德当年在我国的接受状况由此可见。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这十余年间，我国对美国现代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一九七八年后，美国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作品开始重返我国学界。但及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在中国大陆仍无中译本，他的文学声誉在我国很低迷。受“极左”思想的束缚，我国学术界对这位作家依然持批判、否定的态度，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读、曲解了。例如，在一部颇具权威性的学术专著中，就有如下这段评述：

……二十年代文艺作品日趋商业化和市侩化，当时的畅销书有菲茨杰拉德的小说《爵士乐时代的故事》（1922年出版），内容是宣扬资本家的嗜酒、狂赌和色情生活，他的另一作品《伟大的盖茨比》（1925年出版），把这个秘密酒贩投机商吹捧成英雄人物，加以颂扬。菲茨杰拉德是二十年代垄断资本御用的文艺作者的典型代表，是美化美国“繁荣”时期大资本家罪恶勾当的吹鼓手。及至一九二九年严重经济危机爆发，使美国经济的“永久繁荣”落了空，也暴露了菲茨杰拉德的丑恶灵魂。^①

这一评说在当时的中国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客观地说，在那个非常时期，人们或许也只能以这种方式来点明菲茨杰拉德“资产阶级文艺作者典型代表”的身份，姑且先简略介绍一下他的代表作和“畅销书”。至于这位作家本身以及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只好留待后人去分析和评说。这其中的缘由与苦衷是十分微妙的。在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这种现象自是荒诞无稽，但我们仍能感觉到当年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非常政治”对学术的严重干预和影响。

三 对经典的呼唤

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德尼·狄德罗曾说：“任何一个民族总有些偏见有待抛弃，有些弊病有待革除，有些可笑的事情有待排斥，并且

^①《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6—537页。

需要适合于他们的戏剧。假使政府在准备修改某项法律或者取缔某项习俗的时候善于利用戏剧，那将是多么有效的移风易俗的手段啊！”^①

一九七八年后，在“洋为中用”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文艺理论界卓有见识的学者们认真审视了过去几十年我国在外国文学批评领域的得失，详细制定了今后的研究计划、路径和方法，使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得以迅速而健康地开展起来。在此同时，我国学界对菲茨杰拉德的评价也已有所转变。一些学者撇开仍很敏感的政治话题和过去已形成的定论，以新的视角对菲茨杰拉德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讨论和分析，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董衡巽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早在学术研究刚刚开始复苏的一九七九年初，董衡巽就指出：“外国现代资产阶级文学，像外国古典文学一样，有它的价值，有它的思想意义。不过，我认为除了这两条，还应该承认它在艺术上的成就。我们所说的思想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我们所说的艺术是指包含一定思想内容的艺术。它们难能分家。”“评价外国文学，最好两头都能照顾到，既分析思想内容，又顾及艺术特征……”^②董衡巽分析了菲茨杰拉德的创作思想和文体风格，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为这位美国作家恢复了他应有的声誉和地位：

一位作家之所以不会被读者忘记，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特色。

如果说他在思想上没有告诉我们新的东西，艺术形式沿用老一

①《论戏剧艺术》，狄德罗著，转引自童庆炳著《维纳斯的腰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②《艺术贵在独创》，董衡巽著，刊《外国文学集刊》（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0—61页。

套，那么他凭了什么活在读者的记忆中呢？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不多，可是当代美国人喜欢读，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已经成了一部现代文学名著。人们通过他的作品重温美国绚丽奢侈的二十年代，那种千金一掷的挥霍、半文不值的爱情，那种渴望富裕生活却又幻灭的心情，清醒了又无路可走的悲哀……引起读者的共鸣。今天的美国，贫富的鸿沟依然存在，凡是存在贫富悬殊的地方，“富裕梦”总是有人做的，但是，幻灭恰似梦的影子，永远伴随着做梦的人们。菲茨杰拉德去世将近四十年，他的作品在美国还是那么走红，除了这个思想上的原因，他那优美而奇特的文体也是美国读者不能忘怀的一个因素。^①

可以这样说，在菲茨杰拉德研究中，我国最具权威的学者当数董衡巽。他是中国大陆研究和介绍这位美国作家的第一人。他的观点、研究思路，以及他的若干专论，对我国的菲茨杰拉德研究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一九八三年，由巫宁坤翻译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正式出版，与菲茨杰拉德的八篇短篇小说一同收录在《菲茨杰拉德小说选》里。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正式出版的这位美国小说家的中译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的一种，为我国的美国现代文学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使我国读者对这位“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巫宁坤在译本“前言”里高度评价了菲茨杰

①《艺术贵在独创》，董衡巽著，刊《外国文学集刊》（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拉德的艺术成就和他的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意义，称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之一”。^①

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美国文学简史》，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史学著作。董衡巽在这部专著中第一次向我国读者全面评述了菲茨杰拉德的文学生涯、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同时也阐明了对这位作家展开研究的意义所在。从此，我国对菲茨杰拉德的译介和研究正式拉开了序幕。

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期间，我国正式发表的专题评论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并不多，且大都集中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上，但我国学者已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远比他所描绘的那个年代更为重要的价值，认为他既是战后美国年轻一代的典型代表，又是“喧腾的二十年代”的批判者。他的创作标志着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传统向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过渡，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为“美国梦想”和“爵士乐时代”奏起的一首无尽的挽歌。“他是美国小说家中最精湛的艺术家。他的最佳作品在内容上体现了高度的精确性，在语言上表现了高度的简练性。”^②在这一时期，我国出版的各类美国文学教材，也使菲茨杰拉德走进了高校课堂，并成为不少院校的学位课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全国已有近十篇以菲茨杰拉德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学位论文，如刘欣的《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及〈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对幻想破灭与灭败的社会批评》（1986）、左晓岚的《论〈了不起的盖茨比〉

①《菲茨杰拉德小说选》，巫宁坤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②《当代美国文学——概述及作品选读》（上册），秦小孟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

中象征手法的作用》(1989)等。这充分表明,这位作家已开始引起我国学人的高度关注。

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菲茨杰拉德在我国的接受状况已大有改观。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八种中文译本和两种中文注释或中英文对照本;《夜色温柔》有五种中文译本。除此之外,还有三本《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译本问世。我国学者在这十余年间发表的专论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在数目上也有明显增加。我国在这一时期出版的美国文学专著,如王长荣的《现代美国小说史》(1992)、常耀信的《美国文学史》(1995)、史志康的《美国文学背景概观》(1998)等,也都对菲茨杰拉德予以了高度的肯定。杨仁敬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中指出:“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作为‘荒原时代’的历史记录,今天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了。”^①这是我国学界在沉寂多年之后对这位经典作家的呼唤。

四 关于菲茨杰拉德作品的译介与研究

1. 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台湾已有四种中文译本。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译本很少为大陆读者所知。一九八二年,我国首次出版了这部小说的注释本《灯绿梦渺》。注释者在此书“前言”中说:“书名有译《伟大的盖茨比》者,似乎失之平淡;有译《大亨小传》者,但实非传记体,盖茨比也算不得大亨。

^①《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杨仁敬著,青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